

73-11



(民族史料专辑)

红河州文史资料选辑



责任编辑：杨 力

编 辑：周天泉 赵官禄 卢荣

封面设计：张 华

校 对：卢 荣 戴存有 雷跃波 马礼成

目 录

红河地区民族史资料史略	蛮 夫 (1)
绿春县哈尼族概况	绿春县志办供稿 (15)
红河县哈尼族族源探索	钱存广 (45)
哈尼族的父子连名制	毛佑全 (48)
哈尼及其俄扭之来意	白祖文 (60)
从口头演唱和背诵家谱	
探述红河县哈尼族的历史年代	王建生 (61)
石屏县的彝族	魏鸣皋 (66)
石屏彝族部份史料探述	许象坤 (80)
龙的传人书龙	白祖文 (89)
弥勒地区彝族支系的调查	葛永才搜集整理 (90)
金平拉祜族的历史及其社会特点	杨 力 (96)
帮助苦聪人走出山林定居记实	施联达搜集整理 (104)
弥勒的壮族	石宝诚 (116)
阿细跳月	杨永仁 (121)
苗家叙事	杨文彬口述 肖 管整理 (125)
河口瑶山瑶族认亲歌	邓树平 (128)
芒人今昔	胡仕源搜集整理 (130)
金平(铜厂、营盘、老勐)苗族社会	
政治组织简介	晏红兴 (147)

屏边的壮族风情..... 陆海清 (152)

杨自元火烧洋关..... 马竹鞞 (156)

解放前沙甸回族文教

事业发展概述..... 红河州《回族史》编写组 (161)

白亮诚先生简介..... 马恒丰 (167)

迤萨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杨 力 (180)

元阳县城——新街的起源..... 田启昌 (193)

元阳哈尼族史话..... 元阳县政协供稿 (197)

阿迷彝族土司史话..... 余江 余楫 (235)

建水彝族源流初探..... 熊兴祥 (239)

金平白傣史略..... 金平县政协供稿 (244)

《民族史料专辑》编后..... 编 者 (253)

※ ※ ※ ※ ※

回忆在战斗中诞生的昆明建民中学..... 李 山 (256)

红河地区民族史资料史略

蛮 夫

一、原始族群

红河地区和祖国其它地区一样，都是远古人类家乡。1956年12月在开远小龙潭发现了距今15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化石。1982年在个旧北侧的红河畔阿邦发现了头骨化石。初步测定为红河地区最早生息的古人类。1982年河口桥头地区干崖洞发现距今三万年前古人类的穴居洞，洞内有旧石器时代的部份石器和马鹿、犀牛等动物化石……这些考古资料，充分说明了红河地区从远古以来，一直有人类居住和活动，他们不仅是现今红河地区民族的祖先，也可说是云南和东南亚地区现代人类的初民的一部份。沧桑变化几千年，历史上的各个族群通过不断地交往，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有的族群分化为若干民族，有的若干族群又融合为一个民族，此种变化，古往今来一直不间断。

新石器时代晚期，祖国境内出现了氐羌、百越、三苗和百濮。其中属于氐羌和百越族群的一部份主要活动于西南地区，当然，也包括现今之红河地区在内。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红河地区和云南全省一样，原始居民基本仍属于氐羌、百越和百濮三个族群。从考古资

料推测，此时期红河地区初民基本上还处于采集、狩猎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但靠内的地区已出现简单的定居农业，并开始使用金属工具（主要是青铜器）。

二、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

根据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对证考古资料以及现今各民族（主要是哈尼、彝）的创世史诗、口碑传说可知，西南夷仍然是氐羌、百越、百濮三大族群的继续和演变。此时，红河地区居民分别属于：

1、僂族。僂是从氐羌分化而来的。主要居住在以胜僂县（今建水、石屏一带）为中心的靠内地区。其经济生活已发展到以农业生产为主。

2、昆明族。昆明族同为氐羌系统，它是现今彝族、哈尼族、拉祜族的祖先部落之一，人口最多，分布最广（内地、边疆、山区、平坝无处不居）经济生活亦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仍有不少地区还处于游牧、游猎状态。

3、叟族。叟族也是从氐羌中分化出来的。叟族一般与昆明族杂居。经济形态仍然是“食肉衣皮，不见盐谷”，以原始畜牧业为主。

4、僚族。僚族源于百越系统。《广志》说：“僚在牂牁兴古（今文山州、红河地区南部）、郁林、苍梧、交趾（今越南北方），皆以漆皮为兜鍪。”《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其地“有兰干细布”。由上可知红河地区南部的族群已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5、濮族。濮族亦为百越族体的一部份。《华阳国志·南中志》说：“故勾町王国，其置自（汉武帝）濮王姓毋，”当然

以濮族为主体族群。“濮水”即今红河，其名的来历即多有濮族居住的缘故。

6、鸠僚。鸠僚又是从僚族分化而来。《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兴古郡，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置，属县十一，……多鸠僚，僚……”。鸠僚、僚，皆与濮族共同杂居。濮、僚和鸠僚，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发展都极不平衡，有的已开始向“文明的门限”跨进，而有的还处于原始社会的不同阶段。

三、三国、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589年）

从东汉末年，一直沿袭到南北朝时期，红河地区与云南全省以及整个“南中”地区一样，处于“大姓”和“夷帅”地方势力争雄割据的状态。“大姓”和“夷帅”互相兼并，战乱纷纷，各族人民因此深受其害，红河地区各民族族体亦不例外。史书对红河各民族均无所记载。

四、隋和唐朝前期（公元581—752年）

经过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的长期混乱，隋朝至唐朝前期这个阶段，红河地区的民族情况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此时期的民族演变结果，形成以下几个民族：

1、白蛮。由爨族及秦、汉、晋时期移居“西南夷”的汉族融合而成。由于爨族经济、文化基础较高，加之内地汉族的融合，白蛮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更高于其它民族。主要城市、坝区均为其聚居分布。白蛮即今之白族。

2、乌蛮。由昆明、叟融合而成。受白蛮影响，此时期乌蛮的经济生活已由“食肉衣皮”的畜牧生产转向以农业

生产为主，内部的阶级分化也较明显。乌蛮即今之彝族各支。

3. 和蛮。由焚、叟和昆明分化出来的一部份组合而成，因此在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和白蛮、乌蛮都有共同之处。按樊绰《蛮书》的说法，和蛮一名是因“山谓之，山顶谓之葱路”而得。和蛮即今哈尼族。

4. 锅锉蛮。亦从焚、叟、昆明中分化出来的部分组合而成。即现今的拉祜族（亦称苦聪）。

5. 僚和鸠僚。按张九龄《赖安南首领爨仁哲书》说僚子首领阿迪居住在接近安南都护府的地方，以前的鸠僚渐与之融合，以后演变为现今红河地区的壮、僚、布依等民族。

五、南诏时期（公元752年—902年）

唐朝中晚期，李氏封建王朝的势力逐渐衰落，各地方势力割据称雄。天宝十一年（公元751年）乌蛮首领阁罗凤在用武力统一元诏之后自立为云南王，唐朝在三次进攻失败之后无能为力，只能承认南诏的存在。南诏是一个多民族集合体的地方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仍然存在许多不同的民族。此时期，居住在红河地区的民族有：

1. 白蛮。

2 乌蛮。经过不断地分化、组合，此时期的乌蛮，已经专指近代彝族各支的先民。由于始终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支互为争雄互相抵消力量（南诏创建者虽为乌蛮贵族，但为时不久，大权即转入白蛮贵族手中），奴隶制一直没有发展，长期拖着原始社会的尾巴，“无布帛”，男女皆衣羊皮，农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畜牧业在经济

生活中仍占主导地位。

3、徙莫祗蛮。由原白蛮、乌蛮中分化组合的一部份。在红河地区为弥勒部以及分散步头（今建水红河岸边）以北的广大地区的“徙莫祗人”。其经济文化介于白蛮和乌蛮之间，今弥勒、泸西一带的彝族阿哲、阿细、阿乌等支，即从徙莫祗源来。

4、和蛮。和蛮仍然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受通海都督管辖，南诏末期，逐渐组合为教合山部（今文山至屏边一带）、铁容甸部（今红河上下亏容一带）、思陀（今红河乐育一带）、伴溪部（今红河落恐一带）、七溪部（今红河溪处一带），经济文化落后于“徙莫祗人”，本民族内部不存在奴隶制度，而是在保留农村公社制的情况下，缓慢地向阶级社会过渡。

5、锅锉蛮。一直在狩猎和采集的游动中生活。

6、白衣、棠魔蛮。由汉、晋时期的鸠僚演化。大中时（公元847年—859年）李琢为安南经略使时，有“白衣没命军”参加南诏军队进攻安南都护府。“白衣没命军”即由鸠僚演化的“白衣”人组成的军队，又今金平至越南莱州省一带有棠魔蛮。棠魔乃傣勐之对音，为今傣族中的一部份。此时农业和手工业、牲畜饲养业有较大的发展，促进了阶级的分化，世袭的贵族统治阶级已经出现。

7、僚族。汉、晋时期属于百越系统的“僚”、“濮”、“鸠僚”经过不断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一部份成为“白衣”“金齿”（今之傣族），一部份仍保持“僚”的名称，今越南北部至红河州、文山州南部皆有分布，受南诏通海都督的管制。僚即现今壮族、布依族的前身。

8、苗族。唐时苗族已逐步向云、贵转移，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以前，已有部份从黔、涪、巴、夔迁入安南都护府北部定居。

六、宋朝——大理国时期（公元937—1253年）

大理国时期，红河地区民族是南诏时期的延续，但也有所变化，除白蛮外，乌蛮的各部形成了有名的东方十三部，其中属于红河地区的有：

- 1、弥鹿部（阿卢部）在今泸西。
- 2、吉输部，在今弥勒、泸西之间。
- 3、褒恶部，在今弥勒、泸西之间。
- 4、弥勒部，在今弥勒境内。
- 5、纳楼部，在今建水官厅一带。
- 6、屈中部，在今开远市境内。
- 7、哈迷部，在今开远市境内。
- 8、王弄部，在今文山至屏边、河口的一部份。
- 9、阿月部，在今马关西部至河口、屏边的一部份。

和蛮中也组成了如下几部：

- 1、教化山部、在今文山至河口一带。
- 2、铁容甸部，在今红河上下亏容一带。
- 3、思陀部，在今红河乐育一带。
- 4、伴溪部，在今红河西南部的落恐一带。
- 5、七溪部，在今红河东南部的溪处一带。

七、元朝时期（公元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中叶）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率兵

到达金沙江畔，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云南行省、红河境内除原有土著民族之外，又增加了一部份蒙古、回和汉族人口，他们分散在各地，与土著民族杂居在一起，各民族之间仍至各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仍然不平衡，只是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而已，除此而外，土著民族有：

1、白族。《元史·地理志》说：“临安路……阿剌部蛮居之。”《元史·兵志》载爨焚军屯户为二百八十八户，民屯户二千三百户。

2、罗罗。由乌蛮发展演变而来。《元史·地理志》记载了临安路的建水州有些么徒（撒摩都）人。《元史·世祖本纪》说：“……自发中庆（今昆明）经罗罗、白衣入交趾”。此说的“罗罗”地区即指滇南的文山州、红河州。当时，整个云南境内的彝族各支均被称之为“罗罗”，此时，虽然农业生产已在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但生产力还很低下，分布在山区的，更多是从事畜牧和狩猎。物质生产较坝区的汉、回、白更差，就是奴隶主也不过是“夏衣麻，冬衣皮，朝食莽，晚食肉，得温饱”而已。

3、翰泥。元时把和尼写作“翰泥”或“禾泥”，主要聚居于今红河、元阳、金平、绿春，仍保持民族、部落组织，农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且出现了货币（海肥）。

4、金齿百夷。李京《云南志略》说：“……黑水以外（澜沧江以东，红河以北），则“百夷最盛”，农业、手工业已比较发达，但仍处于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已和现今金平、河口、元阳、红河、

建水、石屏的傣族近似。

5、依人、沙人和山僚。他们都是现代化壮族中的组成族体。依人、沙人也普遍地从事定居的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山僚则不甚稳定。

6、苗族。在大理国时，陆续由贵州进入，都是在山区从事简单农业生产和狩猎，政治上隶属于本地主要民族中的土官。

7、瑶族。陆续由广西迁入。游耕游猎，流动性大。

八、明朝时期（公元十四世纪末叶至十七世纪中叶）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平定内地之后，派兵向云南进军。次年，元·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败走晋宁投滇池自杀，右承观音保降，云南平。中央政府一方面继续维持和完善汉唐以来对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形成一整套比较完整和健全的土司制度，一方面以屯垦形式从中原内地移置大量的汉民。从此，云南包括红河地区的汉族日渐增多并成为了世居主要民族之一。此时期红河地区的民族如下：

1、汉族。在元时基础上有大幅度增加，主要通过军屯、民屯、商屯三种形式而来，亦有部份是因游宦、授艺、流徙贬谪入居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逐渐起着主体民族的作用，对原有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更直接的影响，促进了红河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

2、白族。由于汉族大量移居，受汉族影响已开始解体和分化，部份向滇西迁移，部份已开始通过婚姻等形式融于汉族之中。

3、彝族。仍和元朝一样称为“罗罗”，除元时的罗罗、摩察、罗婺、些么徒（即撒摩都）之外，红河地区还出现了“些门”（景泰《云南图经志》）或作“撒弥”（天启《滇志》）、“些袁”（景泰《云南图经志》）、“朴喇”、“母鸡”、“阿者”等称呼。在经济上坝区与汉人杂居的地方，已与汉族相同，即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社会，而在山区却顽固地保持奴隶制度，文字（即今称的老彝文）已逐步推广使用。

4、窝泥（和泥）。分布与元时同，但与汉族的交往增多，文化上出现了汉姓。天启《滇志》说：“〔临安府南部〕诸甸，皆藏匿山林，群聚杂处，各长官俱本土罗罗、和泥人，原无姓名，名从族汇本语得名，或随世递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换一字相呼。弘治初（公元1488年前后），知府陈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分一姓加一名之上，惟纳楼（其土司为普姓彝族）未受。”经济上，沐英家族把红河南部的十五猛（红河南部直至越南莱州一带）纵横数百里之地圈占为“沐氏勋庄”，这就使窝泥（今称哈尼）族建立在农林公社基础上的封建领主经济得到巩固，又不同程度地受汉族封建主经济的影响。

5、蒙古族。元时随军入居的。随着元朝统治的垮台和种族歧视，明时，蒙古族的数量大为减少，原因是随军调走或融于彝族之中。

6、回族。在元朝基础上有所增加，并已形成聚居地区。一部份从事农业生产，一部份从事商业活动。

7、僚族。明时称“百夷”。而以其分布和习俗的不同分别称之“大百夷”和“小百夷”。元朝时期的奴隶制度，普

遍向封建领主制转化。

8、壮族。散及阿迷地（今开远）蒙自、金平、河口及红河境内的左能长官司，仍存侬人、沙人和土僚之分，政治经济情况与傣族相似。

9、苗族和瑶族。人口及经济均与元时无异。

九、清朝时期（公元十七世纪中叶至1911年）

清。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吴三桂率清兵入滇，结束了明王朝在云南的统治。由于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清王朝事实上也无法彻底控制而形成的割据状态，因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沿袭土司制度。其时，临安社属土司有：

纳更山土巡检（今元阳纳更，逢春岭地区）。

亏容甸副长官司（今红河县东部之上下亏容地区）。

溪处副长官司（今红河县石头寨乡一带）。

阿邦乡土舍（今元阳县东北部靠红河边地区）。

思陀乡副长官司（今红河县乐育乡一带）。

瓦渣乡长官司（今红河县甲寅一带）。

左能寨长官司（今红河县保华乡地区）。

落恐甸长官司（今红河保华乡一带）。

慢车乡土舍（今元阳西北红河南岸的慢车地区）。

稿吾卡土把总（今元阳东南稿吾卡一带）。

原“沐氏勋庄”改为建水县属十五猛土掌寨。

猛喇（今金平猛喇）。

猛丁（今金平的营盘区）。

猛梭（今越南莱州的封土县）。

猜赖（今越南猛赖寨）。

猛蚌（今越南猛蚌）。

茨通坝（今金平西南的茨通坝）。

五亩（今元阳南沙地区）

五邦（今元阳南沙地区的南部）。

者米（今金平者米区）。

猛弄（今元阳攀枝花地区）。

马龙（今元阳东部）。

瓦遮（今元阳东南部的多衣树地区）。

斗岩（今个旧西南的大斗岩地区）。

阿土（今建水县南红河北岸地区）。

水塘（今元阳东北石头寨一带）。

此时期红河地区的民族已和现代民族基本一致。主要民族有：

1、彝族。除明时名称外，新出现的称呼有阿系（细）聂素（苏）等。封建地主经济在彝族各支地区也发展起来，农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也占主导地位。个别地区（如纳楼土司区）依旧为封建领主统治。

2、窝泥（哈尼）族。梯田开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纺织、竹编等手工业也有部份产品入市交易。

3、汉族。清时汉族人口在元明基础上大幅度增加，其来源除元、明时期的屯戍因素外，更多的是所谓“充军”罪犯及其家属，经商、采矿者，加之原来的白族融合，汉族逐渐成为了坝区城镇的主体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主导地位。白族在红河地区已不见记载。

4、苦聪。唐宋时期的锅铤蛮在此时以苦聪（或果葱）

之名重新出现。落后的农业生产与狩猎、采集同时兼营，还保留浓厚的原始公社遗风。

5、回族。与汉、白、彝杂居但居必聚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一直是联结各地回族的纽带。经济情况也和汉族一样。

6、苗族。由于贵州苗民起义被清朝所镇压，进入红河地区的苗族日增并形成了比较稳定的聚居区，从事简单农业生产但流动性较大。也有“青苗”、“花苗”、“红苗”之分。

7、瑶族。两广瑶族于清朝初、中期分批成股而入，多居深山开垦耕种，政治和经济均随各属土流兼辖，被迫接受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剥削。与苗族相比较，瑶族文化则高于苗族，有借汉字标瑶音的本民族文字。

8、傣族。清时称为“摆夷”。政治、经济结构与同区域的汉族相同，但也残留一部份封建领主经济。

9、壮族。清时壮族仍有侬人、沙人和土僚之别，坝区壮族由于与汉、彝杂居交往，本民族的语言、风俗也逐渐消失。边沿地区则较完整地保持民族特点。

10、布依族。据河口一带的调查，于嘉庆年间从贵州迁入，与汉、傣、壮杂居。

11、芒人。祖居西双版纳地区，以后流入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中法战争以后，又有部份芒人返回祖国，定居在金平边沿山区，过着狩猎、采集与刀耕火种农业相结合的生活，很少与外族交往，因而鲜为人知。

十、民国时期（公元1911至1949年）

民国时期，由于国民党推行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歧视

和民族压迫政策，不承认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地位，除汉族以外均被视为“生番”、“野人”。以致少数民族不敢承认自己的族名，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处于种种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实际上，历史形成的各个民族一直生活在红河境内，互相之间尽管曾因反动统治阶级的挑拨，出现个别的和暂时的纠纷，但互相帮助，友好相处，一直是红河民族关系的主流。各民族对开发红河维护祖国统一，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一、新中国时期（公元1949年10月1日以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给红河各族人民带来了翻身解放，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族人民都成了新中国的主人，各族人民本着团结、互助、友爱、合作、平等的精神，共同为开发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边疆作出贡献。解放时期，按各个民族自称申报的民族成份达近百种，经过1954、1956和1958年由国家民委组织的几次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认真地进行民族识别，确定了红河地区的世居民族为汉、哈尼、彝、回、壮、苗、瑶、傣等八种和暂未归系的苦聪人、芒人。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根据民族旧系原则和本民族的意愿要求，原划为壮族的“仲家”（亦称仲苗）经有关部门核准单独列为布依族。1958年，通过寻根访古，未归系的苦聪人列入拉祜族。至今，红河地区民族已有汉、哈尼、彝、回、苗、瑶、壮、傣、布依、拉祜十种。芒人尚待进一步考查研究。

1985年红河州统计局的人口统计，全州总人口为3354984人，其中：